

写给书籍的情书

◎ 顾文豪

作植物的记忆。

因名思义，我们大抵可以猜出这本书的主题，书写关于纸质书籍的认识以及阅读的愉悦。确实如此，书里密布着各种关于书籍的奇闻异事，篇章之间其实并没有什么太过明确的联系，但经由艾柯的讲述，这些故事恍若一块彩锦缎，熠熠闪烁着阅读的辉光。

十一世纪在位的教皇西尔维斯特二世爱书成瘾，他用一架皮制的浑天仪换得了一本珍贵的卢卡诺的《法沙利亚》手稿，但当拿到手稿之际，忽然发现并非全本，于是这位教皇决定切开一半的浑天仪来交付对方，艾柯认为这个故事告诉我们：爱书狂如果发现一部书是不完整的，这种痛苦就好比“性爱中断”；而不少今日视为伟人的作家，创作生涯的开端却常被某些专家当做疯子，《追忆逝水年华》得到的专家评语是“我真的无法理解一位先生居然花费三十页的篇幅去描写人睡前在床上的辗转反侧”，《包法利夫人》的评价是“小说埋藏在一堆杂乱的细节之中，这些细节虽然描写得不错，但却纯属多余”，艾米丽·狄金森的第一部诗集手稿被专家评定为“韵脚全错了”；而进入中世纪晚期的手抄本《贝利公爵豪华时祷书》的通道有三种，分别是探究图像、寻找惊喜和心不在焉，以想象性的阅读方式来感受中世纪的物质文化、民间习俗与社会品位，

启发我们阅读时不必全然正襟危坐，相反不妨心不在焉，见猎心喜，或许反倒能与书中所写的物事相谐。

不过我觉得最精彩的是艾柯关于电子书的思考，《一本电子书的内心独白》。如果说纸质书是植物的记忆，那么电子书就是电子的记忆。比起一本容量单一的纸质书，电子书的身体里却有着数量庞大、互相矛盾的文本。有时，电子书要感受安娜·卡列尼娜被火车碾压时的痛楚，突然间它又要参与到三个枪手的战斗冒险，意犹未尽之际，卡夫卡式的锋利刀片又向它划来，电子书随着使用者的随机漫兴而在不同世界中快速穿梭。艾柯笔下的电子书不无悲怆地自白道，“我是一本分裂的书，拥有很多生命、很多灵魂就如同没有任何生命和灵魂”，电子书“真的想成为一本纸质书”，因为“我想生活在一个平静的世界里，那里好与坏的界限分明，那里我知道如何从痛苦过渡到极乐，那里平行的两条线永远不会相交”。换句话说，电子书的最大特质即是记忆的分裂性与即时性，而我们之所以钟爱纸质书的阅读感受，正因为纸本所给予我们的安全感与恒定性。

书籍作为记忆承载的一种形式，其实是艾柯一直以来的观点。在《密涅瓦火柴盒》一书中，他就提到早在柏拉图时代的《斐多篇》中就出现了关于人类记忆

的担忧：埃及法老曾满腹忧虑地询问发明书写的透特神，文字这种可怕的工具是否会让人类丧失记忆和思考的能力，就如同头一个看见车轮奔跑的人或许会担心人类遗忘行走的技巧。艾柯并不认同这种杞人之忧，“书写让我们人类变得更加聪慧，让我们明白该在何处停下脚步，如果连这一点都不清楚，那么即使我们乘坐的是四轮交通工具，也仍然只是文盲”。

在艾柯看来，今日新兴的记录方式就相当于早期人类群体生活中的“老者”，依靠他们才谈得上经验的承继，同时逐渐构建其群体记忆。在这个意义上，阅读就是重新开掘并且传承各种“老者”的声音的方式，不会阅读的人恰如“患有动脉硬化”，什么都不记得，“既不明白他人的过错，也不了解自己的权利”。因此，虽然电子阅读不及纸质书墨香温润，甚或难免精神分裂的调侃，但它其实并不影响阅读作为记忆之载体的本质，而且它可能在承继记忆方面更多保障了我们的生命的延续。

不论是植物的记忆，还是电子的记忆，阅读将会以更为丰富多变的形式展现在我们面前。与其耗费时间纠结于阅读的载体，不如像艾柯一样，学会在不同的阅读方式中发现同样的阅读乐趣。就此而言，艾柯不仅是一位多情深情的书籍情人，也是少数头脑清楚的情人。

六位译者联袂演绎村上春树新作

村上春树 2014 年 4 月在日本出版了他最新的短篇小说集《没有女人的男人们》，这是他继《东京奇谭集》之后，时隔九年再一次回归短篇小说创作。上海译文出版社将在 2015 年 3 月把本书的中文版推向市场。该小说集收录的 7 篇小说都是围绕着同一主题：各种因女人离去、或即将离去的男人处境。与早期短篇中着重表现年轻人的丧失感和焦躁感这一点有所不同。村上春树称这个小说集为“概念式”的短篇小说集。林少华、竺家荣、毛丹青、姜建强、岳远坤、陆求实合译。他们都是国内日语翻译界一流的翻译家。

博尔赫斯、麦克尤恩、艾柯、帕维奇等名家名作纷呈

博尔赫斯作品全集将陆续和读者见面。《甜牙》是麦克尤恩继《赎罪》之后，首度以女性为主人公创作的长篇小说，讲述了上世纪 70 年代一位英国情报部门的漂亮女性渗透目标作家的间谍故事，再度令读者神迷目眩。《埃科谈文学》，埃科的博古通今在本书中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发挥，他精辟地分析了诸多古今呼应的重要文学概念、文学名作反映的恒久人性追求以及文学内蕴的历史进程。被评论家誉为“二十一世纪第一位作家”的塞尔维亚作家帕维奇的代表作《君士坦丁堡之恋》与“神书”《哈扎尔辞典》一样，也是非线性叙述，给予读者多重阅读体验。它围绕两个互相仇视的家族，奥普基斯家和坦基吉斯家展开一系列爱恨情仇，包含了众多人物和事件，含义丰富，充满史诗气概。青山七惠的最新长篇小说《湖畔灯光》，延续了短篇《碎片》的转变，书写了一个关于传统与破裂、坚守与分离的故事。意大利作家乔尔达诺的小说《黑与银》讲述一个年轻的三口之家的生活故事，是对意大利当下三十岁左右年轻人生活现状的思索，延续了《质数的孤独》细腻沉静的文风。

译文纪实：记录时代变迁，破解社会迷思

3 月译文社将推出 2014 年欧美最热门的环保话题力作《大灭绝时代》。《纽约客》环境记者伊丽沙白·科尔伯特将近年走访全球生态现场的观察所得，结合三百年科学新知与旧闻，为人类画出今天世界的轮廓：我们的确生活在一个非同凡响的时代，第六次物种大灭绝早已开始；而推动这一切的可怕角色，正是人类自己——我们的一切作为，决定着这颗星球的未来。《汤姆斯河》则是著名环境科学记者费金笔下的一个美国“癌症村”的故事。汤姆斯河作为一个坐落在新泽西州的小镇，表面平静，却在当代历史上臭名昭著：因当地空气和水污染而导致儿童癌症聚集。作家通过呈现令人震惊的调查，详细叙述了 60 年肆无忌惮污染环境及监管缺失的故事。《新闻与骚动》，是英伦才子阿兰·德波顿的最新力作。灾难报道为什么总是让人无动于衷？名人绯闻为什么总是抓人眼球？高官下马为什么总是让人欢欣雀跃？远方的叛乱为什么总是让人感觉乏味？德波顿的生花妙笔为您报道“新闻”，再掀阅读狂潮。即将面世的《特立独行：奥巴马母亲的传奇》，则是前英国 BBC、《纽约时报》记者詹妮·斯科特撰写的一部奥巴马母亲——斯坦利·安·邓纳姆的传记。作者采访了近百名邓纳姆的同事、朋友和家人，以丰富翔实的资料刻画出这位独立坚强的女性的人生故事。

译文社新年新书

街道，那些有关上海的温情记忆

——《永不拓宽的街道》修订版

◎ 边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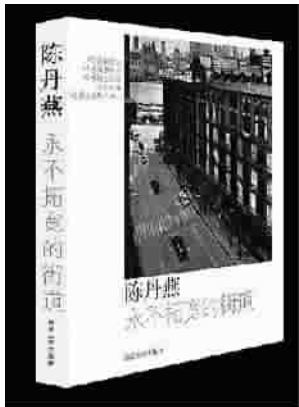
陈丹燕的旅行随笔获得许多读者的喜爱。多年来，她去过世界的无数地方，以敏锐的观察与精妙的文笔向我们展示着自然与城市的美丽与传奇。而上海，家乡，则是她钟情的另一个写作之源。欧洲、上海，这两处的书写产生了某种张力。也即是说，当一个作家走得越益远阔，视野越益深邃时，她对故乡昨日的回忆与今日的描摹也就越益精准、温馨与深刻。再遥远的旅行，其实是为了更具深情地发现自己生长的地方。思想的明晰与心灵的丰富也一并获得。陈丹燕的上海系列作品不断重印与再版，也正证明了她的上海题材的书写比起一般的作家，有其独特魅力。南京大学出版社去年在上海书展上隆重推出她的《永不拓宽的街道》修订版，至今长销。

在上海，有一项地方立法可以被称作“永不拓宽的街道”法，它是指政府将中心城 12 片和郊区 32 片历史文化风貌保护区写入上海的地方立法，规定有 64 条街道为“一类历史文化风貌保护街道”，必须保持原有道路的宽度和相关尺度，严格控制沿线开发地块的建筑高度、体量、风格、间距等。这 64 条街道因而被称作上海“永不拓

宽的街道”。

陈丹燕以独特的个人化视角，精选了 64 条永不拓宽街道中的 20 条，细细讲述这些街道中的 20 条，细细讲述这些街道中，标志性的人、事、物。在这些街道中，标志性的外滩、红房子西餐馆、和平饭店、万国公墓等成为承载故事的容器。故事中的人与家庭，穿越了上海的多个时代，与大量的史料编织在一起，而它们的共同个性则是租界遗留下来的意识形态，这也正是陈丹燕眼中上海区别于其他城市的最大特质。书中的 20 个故事，从 19 世纪 80 年代的上海道台、传教士的故事，到 2010 年 11 月 15 日胶州路火灾后的市民公祭，都曾真实地发生上海，记录了历史的印记。其中，有些故事为陈丹燕“上海三部曲”、“外滩三部曲”中的精华，恰与特定的街道相联系，使得这些街道的历史文化特色和性格在文字与故事所营造的氛围中氤氲而出，读来别有味道。书中所收录的 30 幅描绘上海老街道的架上油画，为读者提供品味上海老街道的可能，也用图像为熟悉这些街道的上海人保留了一份最宝贵的记忆。书后附有陈丹燕整理的上海 64 条永不拓宽的街道的简史，为读者了解这些街道提供了集中的文献资料。

“许多人珍爱自己长大的地方，那里有点像自己的父母那样，总有一种被庇护并包容的感受。尤其在长大后，离开自己从小生长的地方了，那些街区渐渐成为一种乡愁，似乎关乎古老的哲学问题。”陈丹燕在书中这样表示，她认为永不拓宽的街道有种来自时光深处的意义，向人们解答了“从哪里来”的问题。复兴西路、华山路、湖南路、武康路、花亭路、长乐路，这些上海著名的马路，也是陈丹燕自幼成长并生活的街区，她作品中记录的街道，如武康路的罗密欧阳台，如今已成为湖南街道历史风貌保护地区上的一个景观。而武康路，旧时亦称“福开森路”，电影《色戒》就曾在这里取景。珍贵的历史记录，可靠的地理描写，散文作家与小说家的优势集合在一起，《永不拓宽的街道》同时满足着读者对故事的渴望与对历史的感慨。正是感情与细致这两大特点，使陈丹燕对上海街道的书写深具文学性。感情像光，它使历史、今天，有生命的人与无生命的物烁烁生辉，富有着顽强的生命力。而细致，以小见大，体察入微，人的命运有深度，文字的感染力透纸背。你怎么会忘记韦然、上官云珠、姚姚全家的



悲剧故事。“我有一沓用过的电话卡，是当年向身在北京的韦然补充采访时用的。在电话中，有时能听出他的痛苦和抗拒，每个人都有自己不想再说起的事，他的声音变得干涩，反应变慢，但他从没有放弃，也不曾拒绝，更不曾让他的回忆情绪化，能感受到他同时在和流逝的时间和亲人的感情搏斗，他是个有智慧分辨情感中的人与事和史实中的人与事关系的人。他从未放过自己的感情。”“他有时路过母亲和姐姐当年住过的房子，会停车，为那些房子照一张相保存起来。那里的楼梯是当年妈妈和姐姐飞奔下来迎接他的；那里的阳台是他和母亲纳凉时坐过的，母亲在那里给他讲过故事；有普希金雕像的街角，是传说中母亲和姐姐最后一次见面的地方。”

对于上海的热爱因记忆而唤起，对于上海的信心因阅读而增强。